

广陵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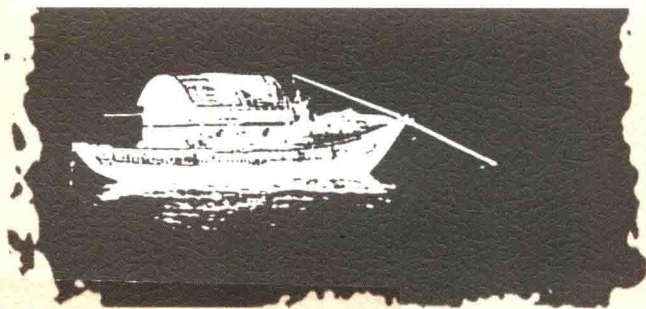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李涵秋

著

(上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 李涵秋卷

广陵潮

(上册)

李涵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广陵潮：全2册 / 李涵秋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1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李涵秋卷)

ISBN 978-7-5034-7136-0

I. ①广…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5200 号

点 校：裴效维

选题策划：马合省 责任编辑：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56 字数：996 千字

版 次：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全 2 册）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李涵秋及其《广陵潮》（代序）	裴效维	1
第 一 回 避灾荒女仆择主 演迷信少妇求儿		1
第 二 回 宦途水淡公子下场 异想天开女儿剖腹		7
第 三 回 鹤唳风声避兵亡爱妾 疑神见鬼赏月病高年		12
第 四 回 失儿得儿酿成惨剧 死女生女演出新闻		17
第 五 回 误参苓庸医蝎毒 歌茆苕恶妇蛇心		23
第 六 回 痴公子肠断达生编 新嫁娘祸胎马桶盖		28
第 七 回 白虎当头县官笞秃婿 红鸾错配娇女嫁书呆		35
第 八 回 睡柴堆鸳鸯惊赤焰 编花榜狐兔聚青年		42
第 九 回 师道失尊严雷先生痛哭 尼庵藏污垢贺公子春嬉		49
第 十 回 嫖妇宵行蓬门窥暧昧 玉人命促酒座话酸辛		56
第十一回 栋折榱崩贫儿发迹 女婚男读孀母关心		62
第十二回 是前生孽障泪断莲钩 悔昔日风流魂飞棘院		68
第十三回 礼成释菜童子谒蒙师 会启孟兰佳人惊恶鬼		75

第十四回	里巷相惊老妇侈谈天主教 书斋苦寂先生羞听女儿经	82
第十五回	吊荒坟风前增怅惘 堕粪窖月下捉迷藏	87
第十六回	老梅克除夕渡慈航 恶顾三中秋劫喜轿	96
第十七回	劣弟恃蛮奸嫂嫂 顽儿装势做哥哥	103
第十八回	锦袜留痕居丧权折齿 絮袍肇祸遇事便生波	110
第十九回	赌局翻新快谈麻雀 仙机入妙误掷番蚨	116
第二十回	强盗分金对句倡言革命党 儿童躲学书包偷掷土神祠	123
第二十一回	母惩爱子小妹谗娇音 鬼责贪夫贤姬成大礼	130
第二十二回	侮乡愚小嬉仙女镇 应科试大闹海陵城	138
第二十三回	赌嘴功竹叶杯倾玫瑰酒 试怀夹桃花纸嵌茯苓糕	145
第二十四回	家庭压制泼妇扇雌威 淫窟深沉变童传妄语	151
第二十五回	信风闻恶姑施毒手 误日者淑女阻嘉姻	158
第二十六回	误姻缘伤心成幻梦 假道学雄辩到敦伦	166
第二十七回	论新闻政体俨翻专制局 编小说才人例堕奈何天	173
第二十八回	结新欢瀛眷辞湘水 惊异宠游踪卜润州	178
第二十九回	酒绿灯红孀妇怨 枫丹荻翠估人船	185
第三十回	雌押衙隔江劫美 丑司事拦路求人	193

第三十一回	求荐举儿子赠余桃 避喧嚣夫君歌折柳	201
第三十二回	卜书贞替人吃醋 林雨生拼命戒烟	209
第三十三回	一往情深离筵争进酒 百无聊赖欢宴独愁眠	215
第三十四回	春生雪地幽室结同心 义薄云天空门惊祝发	224
第三十五回	重黄金嗇夫檻凤 疑白璧浪子杯蛇	233
第三十六回	家庭戾气蓄志杀亲娘 世界奇闻丧心告妻父	240
第三十七回	风定江平登轮惊扒手 霜寒夜永拥被话刀头	249
第三十八回	胪言风听诟谮起家庭 断发文身凄惶游岛国	260
第三十九回	万树梅花新旧党 一江榆莢去来船	270
第四十回	意外缘惊魂沉水底 心上事吉讖出山中	279
第四十一回	使醋劲波涨莫愁湖 遇酒疯途穷真武庙	288
第四十二回	救危祸幸遇旧情人 发狂言交欢新志士	298
第四十三回	拜干娘巧施拍马 嗔老父快论精虫	310
第四十四回	打电报孝子奔丧 设乩坛奸徒作古	319
第四十五回	乞捐资短尽英雄气 吞巨款空生宵小心	332
第四十六回	欺小姑红闺乔割臂 充侠客黑夜惨飞头	343
第四十七回	惩蚊媒官留疑案 发蛟水民苦苛捐	356

第四十八回	别恨满琴书挹秀轩中成旅客 吟场森剑戟消闲录上感诗人	369
第四十九回	拨雨撩云缠绵痴婢意 含沙射影憔悴小妻心	382
第五十回	负心郎空撰芙蓉诔 薄命女虚赓苕菜诗	396
第五十一回	学校春深莺莺燕燕 佛堂夜永雨雨风风	410
第五十二回	蛮舅爷无心槛凤 痴妓女有意离鸾	422
第五十三回	革命家汉皋小驻 负心汉媒孽为奸	435
第五十四回	捕厅署劣弟洩谎言 平山堂群雄开大会	448
第五十五回	弄假成真毒人施毒手 将机就计情种寓情痴	459
第五十六回	江宁府书生脱祸 武昌城民党成功	470
第五十七回	黄天霸只手陷扬州 孟海华一心攻浦口	478
第五十八回	碧血凝愁孀妇归旅棹 红旗报捷娘子集雄师	489
第五十九回	大义灭亲娇娃忙北伐 阴谋未已奸侣又南来	498
第六十回	武昌城仓皇惊炮火 黄歇浦呜咽听潮声	503
第六十一回	几颗蜜饯樱桃联欢卫队 四枚茶叶鸡蛋谢罪议员	511
第六十二回	深闺缱绻都督多情 天理昭彰奸人授首	520
第六十三回	逛马路托足娼寮 驳轿夫伤心政局	531
第六十四回	真多情无心逢彼美 假殉难到处散丧条	539

第六十五回	明伦堂腐儒大会 净慧寺泼妇飞来	547
第六十六回	起黑心莽秀才被辱 盟白首死和尚招亲	555
第六十七回	筵前碎语阿妹话从头 寺里游踪美人惊靥面	568
第六十八回	洗尘酒芳筵生雅谑 照乘珠密室动幽情	583
第六十九回	席地幕天英雄出屠狗 鸠形鹄面乞丐想从龙	596
第七十回	纷纷劝进洪宪辟新元 踽踽独行腐儒思旧梦	612
第七十一回	分香卖履故督多情 返剑还珠痴郎快意	627
第七十二回	小团圆商量联宅眷 真妖孽研究到文言	638
第七十三回	故友重逢中分鸳耦 纤儿无赖妄肆鴛音	646
第七十四回	触娇嗔芳筵工笑谑 结新好情海起波澜	654
第七十五回	大设冥筵谰言发噱 重收孤子高谊可风	663
第七十六回	吃虚惊祸生眉睫 设妙策枉用心机	669
第七十七回	一夕话款款续良缘 半江风匆匆送行色	675
第七十八回	兴尽悲来商量作归计 时衰运倒租赁到妻房	682
第七十九回	雇挑夫朱成谦受窘 见爱媳柳克堂装憨	688
第八十回	鱼肉善良奸蠹枉法 呻吟床榻寡鹄工愁	695
第八十一回	诉芳衷璇闺伤往事 谈果报酒馆说新闻	701
第八十二回	详灵签双方工索隐 论医理一味乱吹牛	707

第八十三回 逞谈锋当场演说
辞职务暗地输金 715

第八十四回 还夙愿酬神旗杆巷
得急电复辟北京城 722

第八十五回 遗老拜牌演成趣剧
腐儒说梦志在科名 729

第八十六回 报师恩门生忙后事
助丧费壮士念前情 736

第八十七回 养娇娃老人托梦兆
排劣货学子散传单 743

第八十八回 大示威国民开会
小受罚绅士说情 750

第八十九回 诗社联欢园林雅集
天空照相机械神仙 757

第九十回 轧姘头老年染梅毒
禁私塾暗地起风潮 764

第九十一回 念前情璇闺生鼠雀
绵后泽深夜续鸾凤 771

第九十三回 加车租苦力闹风潮
停工厂贫民绝生计 788

第九十四回 捐秋扇闺房惊恶梦
度春风旅馆殉佳期 797

第九十五回 悬弧设帨三府征祥
进爵添筹一堂集庆 807

第九十六回 巧结合新郎被骗
辨是非败子回头 816

第九十七回 柳克堂因财受祸
明似珠失计潜踪 827

第九十八回 严取缔庸医侥幸
办清乡劣董倒霉 837

第九十九回 贤淑仪历劫归太虚
呆云麟忏情人幻境 849

第一百回 秦太君考终团圆宴
华登云归结广陵潮 859

第一回

避灾荒女仆择主 演迷信少妇求儿

扬州廿四桥，圯废已久，渐成一小小村落。中有一家农户，黄姓，夫妇两口，种几亩薄田，为人诚朴守分。乡下人不省得表号名字，人见他无兄无弟，顺口呼他为黄大，呼他女人为黄大妈。年纪都在三十以外。自食其力，与世无争，倒也快快活活。谁知世界上大富大贵，固然要有点福泽来消受他；就是这夫耕妇锄，日间相帮着辛苦，夜晚一倒头睡在一张床上，也是不容易的。偏生这一年由冬徂春，无一点雨泽，田土坼干，眼见不能种麦。等到四月底，才降点雨，合村赶着种了小秧。谁知久晴之后，必有久阴，又接二连三地下了四五十天的大雨，田庐淹在那泽国之中，一年收成，料想无望。

乡间风俗，做女人的除农忙时在家，其余都投靠城里人家做生活。今年遭这场天变，都纷纷赶入城里去了。黄大夫妇亦商议到这一层。先是黄大要出去，留妻子在家看守门户。他女人说：“使不得。你虽然是个男子汉，应该靠着筋力寻饭吃的，但我家祖传耕种度活，原不曾要给人家使唤；你又性情粗鲁，那撑前伺后，是断断不会随机应变，徒然玷污了自己清白。还是让我进城看看光景，如有合巧人家，倒不在乎多钱。能有肯待我点体面，不做那推奴使婢的气象，我便暂且栖一栖身。你在家等水退了，种些粮食。气候转了，我仍然回来厮守着，才是长策。”黄大是无可无不可，便照依他女人说法。他女人便连夜收拾。次早，别着黄大，一径进城，投入媒婆家来。

那媒婆头一天便送他到一大乡绅家里。他看见男女仆从，倒也不少。但是当女仆的，无一不油头粉面，嘴唇上抹着浓浓的胭脂，已是心中有些诧异。及至开过午饭，便嘻天哈地去寻觅门房里大爷，谈一会，笑一会，骂一会，甚至两下打倒在铺上，缠得钗横发乱，着实不解他们是何主意。次日，便死也不肯进这门来了。

媒婆不得已，又送他到一家，是个大钱铺里管事的，现有三两个粗笨小厮，倒也规规矩矩。进来时，主人尚未起身，一时间忽然呼新来仆妇递茶食碟子。黄大妈推房门进去，床上帐子已经钩起，一眼看见两个人并头睡在床上，不由得吃了一吓，觉得生刺刺地不很好。私念：“我往常也同黄大有时在一处睡，倒不

觉得什么,如何今日看着人倒怪可丑的?”遂止了脚步,不敢上前。谁知那主母反发作起来,骂他不懂规矩,不上前伏侍。黄大妈知他不避人,遂垂手叫了一声“太太”,然后递茶递水,忙了一早晨。主人出门之后,主母又开了烟灯,命黄大妈敲腿捶背,磨折不了。黄大妈倒也不是嫌烦,实在看这光景,不是过日子人家模样,次日,也就不肯再去。

第三日,又到一家,这一家可被黄大妈看上了。主人姓云名锦,开座小小绣货铺子。妻秦氏。年纪都平头三十岁,并未生有子女。铺子离家约数十步远,云锦在铺时多。秦氏美而贤。使一女仆,因要回家分娩,才打算另雇。黄大妈一进门,前仆早已将主人家情形说个透彻。黄大妈再察看主母为人,真是和蔼可亲,这才安心住下。

秦氏操持家政,每日茶饭,有铺中小倌取送。偶逢佳节良辰,或有时新饮食,便命黄大妈招呼云锦回家小酌。琴瑟十分和谐。春花秋月,也就算得陆地神仙了。但是人心最是一件极坏的东西,每遇不曾经历过的境遇,他千方百计,总要想到。他夫妇结婚已近十年,秦氏总未生产过,说他有病,也没病。云锦倒也不甚介意。他夫人便时常求神问卜,忙个不了,倒像生小孩子,肚子里是不疼的。加之秦氏娘家老母最关心这个爱女,家中虽然儿子也生了孙子,总觉得没有个外孙子尚是缺陷,东打听,西打听。忽然打听得西门外有个牛大汪,牛大汪有一个叶姑姑,是城隍庙里叶太爷的孙女儿,不肯嫁人。叶太爷时常回家附在他身上,断人祸福,求财得财,求子得子;就是命中或注定无财无子的,那叶太爷都可以同城隍老爷商议商议,借得来给他。因此,城乡轰动,小小三间茅草棚,倒也十分热闹。这叶太爷的历史,大约外乡人亦不甚明白。相传其人生时,在扬州府县里当差。死后一灵不泯,仍然在阴间府县里当差。城隍庙里塑着他老人家一座泥像,倒是须眉毕肖。还有许多大户人家儿女,拜在他名下做子孙,真可算得生辱死荣。闲话且不必絮絮说他。

但说秦氏老母一闻此信,喜得睡不成觉,打算代女儿借一个儿子,便约同秦氏到叶姑姑家去。其时正是九月中旬。扬州俗例,每逢二、六、九月,为观音菩萨诞期,善男信女,无一不到观音山进香。观音山离城十数里,却同叶姑姑家是顺路。秦氏告知云锦,遂择定十九日出城逛一天。

却喜这日天气晴和。预先制成一个大黄布口袋,装着许多香烛纸马,袋面上写着“朝山进香”四个大字。命云锦在家看守门户,自己同黄大妈雇一乘小车,先到母家约着老母。出广储门,一路上衰杨白草,已有深秋景况。红日才中,刚到山脚。游人虽多,总不及六月里热闹。母女二人下车,虔虔诚诚步行上山。黄大妈扶着秦氏,车夫背着口袋。只见那两旁乞丐,胡嚷乱吵;还有穷小子跟着人,走一步磕一个头地要钱。进香的人也不理他。他见人不理,甚至于无

所不骂。

行到大殿廊下，齐齐排着十数个蒲团，是因为人多等不及，挨次行礼的意思。其中便有那浮荡子弟，专门赶着年轻妇女，人家才跪下去，他便溜在上首一齐行礼，活像人家新人拜花烛一般。拜完了，又等别的妇女，他又乘空靠着去磕头。一天之内，观音菩萨受他的头要算最多。观音是最慈悲的，想总有一点好处给他。秦氏见此情形，实在不好意思上去磕头，等了一会，总等不着不共男人磕头的时候，那一双小脚，也就站苦了。老太太不省得这个道理，只是催着他上去。秦氏当人前又不好直说出来，只管迟迟疑疑。黄大妈已经看出，便道：“不妨。”遂一手搀着秦氏，一手搀着老太太，就叫老太太跪在上首蒲团，让中间一个蒲团给秦氏跪，自己遂跪在下首。好容易这才把观音拜过，不曾给人讨去便宜。

老太说：“后面还有一个送子观音堂，真是百求百应。”说着，便先进去。秦氏携着黄大妈，也再进去。其中倒没有男子来混磕头；就有，不过进来望望，顺便看看女人而已。里面妇人实在不少，你拜我跪，络绎不绝。还有那四五十岁的老妇人，也虔诚祷祝，想是不曾生育过的，又怕男人娶妾，大约不得已而为此。最可怪的，又有十七八岁的雏鬟，也在那里含羞带笑地磕头。要说他是求子，真是没有的道理。代他细想，想是预先要与菩萨定下几个儿女，省得将来嫁给婆家再忙求子，可就嫌迟了。

秦氏行过礼，觉得乏得很，便坐在椅子上歇息歇息。恰好有一个小和尚捧着金漆盘子，里面放着两杯茶送过来，安置在几上，两眼还望着秦氏眯眯地笑。忽然，他老母又伸手在佛龕子里，遮遮掩掩地拿出一朵纸花来，也不告诉秦氏，便代他插在头上。据老太的意思，要不是今日约定到叶姑姑家去借儿子，定然还要将龕子里的泥娃子偷一个给秦氏，只是恐怕叶太爷多心，说你既向我借儿子，又为什么偷观音面前的儿子？那就弄成两不好看了。这是老年人阅历深沉的道理。

秦氏坐在旁边，眼看着许多妇女抱着签筒，摇个不了。其中有一个少妇，看去大约不出二十岁，人材十分姣俏，也求了一签，递给一个半老妇人。那妇人便交在一个管签的和尚手里。这和尚生得肥头大脸，眉毛修得如新月一样齐齐整整，想是每天拿刷子刷的。接过来，且不去取签条，口里忙嚷着：“少奶奶请这边来。”幸亏那少妇便盈盈的秋波一转，走上前去；不然，和尚若真个要上前来扯他，那可就不成模样了。和尚口内说道：“这是三十五签，大吉，大吉。”一面便在壁上摘下一张签条来，又向那少妇问道：“少奶奶可是问子息的？”少妇便似笑非笑，把头一扭，说道：“你只管照签上的话断便是了，什么子息不子息！”说着，脸上又微微一红。和尚急忙缩口道：“不是小僧啰唆，只因这签十分灵应，我念给少奶奶听，少奶奶如是问子息，这真奇妙极了。头一句是：‘江郎文藻本来奇’。

这个江郎，就是大唐朝殷开山的小姐嫁给陈公子，生了一个小少爷，小姐把他淌在江里的故事。”

和尚说话之时，便有许多妇女一齐围拢过来，排着一个大圈子，要听和尚讲签。那和尚便十分得意，便从陈公子到任被劫说起，说到陈玄奘出家。正在讲得高兴，忽有一个小和尚来传他午饭。他忙回答道：“我今日冒了点风，喉咙疼得紧，万万不能吃饭。”又忙望着众人道：“诸位小姐、少奶奶，爱听只管听，让我把和尚讲出来，和尚底下还有好玩的哩。”他原是无心的话，便有那伶俐妇女望着地下一啐，倒走去大半。和尚毫不省得，仍又重新讲起。旁边有些促狭鬼笑道：“大和尚吃饭喉咙疼，讲话喉咙倒不疼？”一句话提醒了那少妇，倒不过意起来，便说：“大师父歇着罢。”和尚又忙说：“少奶奶放心，小僧此时已不疼了。”到底把那签上四句讲个透彻，方才罢休。

和尚讲到这时候，秦氏等人大约已离牛大汪不远。缘秦氏虽是经纪人家妇女，颇娴闺训，今日出来，实因求嗣心切，见方才和尚这种情形，已觉十分懊恼，急忙催老母下山。依着老太，倒颇愿听这些故事，一路还同秦氏讲那淌来僧。他也不知江郎是个什么人，可是那大唐陈玄奘不是？

说着，不觉已到叶姑姑门口，柳树下颇也歇着几辆车轿。一进门，一个小院落，歪腿板凳，横七竖八，摆了几张。草屋里烟雾腾腾，焚着些贡香。檐前围着好些人，见有女客来，便赶着望里面招呼。秦氏随老母进去，已有几家女眷在内。见屋内供着神座，黄幔子遮着，也不辨是像是牌位。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头上扎着一幅黄绸子，身穿黄布道装，正躺在一张铺上，眼睛闭得紧紧的，嘴里自言自语说道：“呀！可怜，可怜。一个泥像，好好地放在屋檐口，脊背上被雨漏滴成一个大烂洞。”“请你们弄点黄泥，代我弥补弥补。你的黄泥要卖几个钱？”停了一会，又说道：“你也要得太多了，我给你一串钱罢。”又似同人争论，又听见添到两串钱。一会醒过来，欠伸坐起，还细细地揉一会眼睛，望着旁边一个男子说：“适才你听见了不曾？”那男子道：“听见了。可能求求仙姑，再减少些？”叶姑姑说：“如何能减？你看你老子的像上一个大洞，比核桃还大，怎怪不害瘡背？两串钱，还是因为那人是我爹爹的徒弟，才肯答应的。”

正说话间，旁边又走上一妇人，抱着一个小孩子，有三岁光景，脸上瘦得一条条，无一点血色，鼻翅只管忽扇忽扇，送在仙姑手里。仙姑端详了一回，又咕噜着望小孩子念了几句，说：“等我下去，代你们看看是个什么缘故，你听着罢。”腿一伸，可又昏过去了。半晌，忽然叫起来，说：“了不得！了不得！小孩子的像，如何放在他娘前头？趁此处没有人，等我代他搬一搬。”停一歇，又说道：“这可好了。”良久不听见声息。此时屋里屋外的人俱静悄悄的，不敢高声。忽然听见仙姑嚎啕大哭，口里嚷着：“我再不敢了，青天爷爷开恩罢。”又见仙姑弯过双

手,护着脊背。其时便有仙姑的母亲也哭起来,说:“这是女儿私地里救世,被城隍老爷查着,用刑拷打了,你们看他不是鞭背吗?”吓得一屋子里人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好容易不听见仙姑哭声,一会醒来,便坐不起身来,睡着喊疼。又望方才那个女人说道:“你的儿子放心罢,我把他的小像移在你的像后面,管保成人长大,送你的终了。只是我这五十下皮鞭子,白白吃苦了。”那妇人十分不过意,在头上拔下一根簪子,递给仙姑。

仙姑收了,掖在怀里,才望着秦氏母女,问为什么事来的。老母便代秦氏说求子的话。仙姑细细将秦氏一估量,开口便说:“还是求个女儿呢,求个男儿呢?如要我抱个男娃娃给你,定价十串文;女娃娃只要五串文。总包你易长易大。”老太再三讲明,要个男娃娃,给五串文。仙姑答应了,便命秦氏在叶太爷前磕头祝告一番。遂在床席底下摸出一块雄黄来,说是雄精,带在贴身,包管生男。

黄大妈在旁看着,真像他主母已经生了儿子一般,好不动心,也打算求一个,又不好意思说出口。仙姑明白,说道:“这位奶奶也要娃娃吗?你是下等人,只要你两串文,这是顺便人情,不能为例。”老太说:“可是的,黄大妈也没有生着,自然也求一个。但你穷苦,我代你求求仙姑,给一串文罢。你快些拜拜叶老爷。”黄大妈果然也拜了。仙姑又摸一块雄黄出来,比秦氏的小一半。

主仆两人心中甚喜。时已日落,遂辞别仙姑出来。老太戏着黄大妈道:“求子事小,你不回去,哪里有子来呢?此处离你家不远,今日不必进城罢。”黄大妈只管嘻嘻地笑,望着他主母。秦氏为人素来和厚,细思母亲之言,深有道理,遂真个命黄大妈回去歇三五天来不迟。黄大妈好生感激,遂径自回家去了。这里母女上车,仍进广储门而来。进了城,已是万家灯火。秦氏一径先到母家。

看官,看官,趁他母女尚在街上走的这个当儿,我先把秦氏母家叙一叙。原来秦氏母家是本县里的总书,世承其缺,家道颇也殷实。父亲已亡故多年。母郑氏。生一子两女。儿子名洛钟,娶的邑中何秀才女儿,已生了两个儿子:长汝龙,八岁,次汝虎,五岁。秦氏还有一妹,依次序行三,家里便称他为三姑娘,今年十九岁,字与同邑伍家,尚未出阁。正在家同嫂子谈着母亲,何以尚不回家?知道姐姐必然同来,已预备好几样肴馔。洛钟又命人送了十几斤螃蟹到家。汝龙弟兄听得祖母同大姑母上观音山回来,必然带些玩意儿,跳跳跃跃,非常高兴。又把螃蟹捉了一只,命仆妇将大钳子摘去,用绳子系了一只小爪子。那小爪子又不禁系,断了下来,还剩了七个小爪子,如飞跑去。汝虎嚷着赶着,又滑了一个筋斗,哭起来。三姑娘笑得花钗乱颤,才将汝虎抱在膝上哄着他,已见母亲同姐姐进来,笑拍汝虎说:“你看大姑母回来了,买了一个好鬼脸子给你戴呢。”老太说:“虎儿哭的什么事?想必又是你的娘打你,等我来捶他。”汝龙说:“不是,是他自己跌了筋斗。”老太也不听见。何氏已从上屋里出来,迎着老太,

又笑说：“大姑娘辛苦了。”秦氏笑道：“今儿可真疲倦了。”一面命人开发了车价，叫将车上耍物儿取来。小弟兄七手八脚，你抢木刀，我抢花鼓子，吵得一屋子沸腾。

老太歪在炕上，弯过一手捶腰。秦氏坐下，跷起脚左捏右捏，笑道：“并没走多路呀，这两条腿怎生抬不起来？”遂将今日事情，一一告诉他姑嫂。说到仙姑被刑，真个叫人害怕。三姑娘笑道：“什么仙姑，活活地见鬼！我请问你：你可看他背上伤痕吗？”秦氏道：“他穿着衣裳，谁还揭起来看他？”三姑娘道：“可又来，你又不曾看见他，他嚷疼你就相信吗？”老太听了，忙说：“阿弥陀佛！三丫头你不可不许这样毁谤僧道。那仙姑活灵活现，为救了别人，倒累着自己吃苦。你又不曾看见，你只管乱说。且不要说别的，那叶太爷为人一生忠直，死了自然成神，断没有个叫自己孙女儿来骗人的道理。”何氏也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愿千灵万应，龙儿的大姑妈回去生个弟弟，可就有喜蛋吃了。”三姑娘只是抿着嘴笑。一会子，家人已搬上晚膳来。

晚膳已毕，三姑娘道：“姐姐可在家住几天罢。”老太道：“今晚必要送他回去，要回来改天再回来。”秦氏想到母亲先对黄大妈说的话，不禁一朵一朵的红云，只顾从两颊上泛出来，回说：“我今晚不回去。”老太听见此言，很不以为然，把脸一沉，说道：“大姑娘，你不要胡闹，菩萨是哄得的吗？你今儿出来，是为的甚事？”说着，即命仆人雇轿子送姑奶奶回去。何氏已悟其事，也不便强留。秦氏不得已，含羞握着三姑娘的手搭讪道：“我前日着人请你描的五幅盘寿的花样子，你还不代我描出来？过一天我接你，你带来罢。”三姑娘答应着，同嫂子望着秦氏上轿。

秦氏到了自家门首，仆妇搀出来。秦氏忽见门斜掩着，推门直入。客厅里又无灯火，心下诧异，口里便嚷：“门为何开着不关？”一言未毕，瞥见暗地里蹿出一个毛绒绒黑段子出来，向秦氏面上扑去。秦氏大叫一声：“啊呀！”扑地向仆妇身上倒下。欲知后事，且阅下文。

第二回

宦途水淡公子下场 异想天开女儿剖腹

当时仆妇急把秦氏抱住，只听门外轿夫喊着：“捉住了，捉住了！”其时云锦在屋里已大惊，携灯出来，见秦氏无恙，心略放下，便向门外问轿夫道：“是个什么东西？”只见轿夫揪住一人，打了几下耳光。那人再不出声。那个轿夫提了轿灯一照，说：“原来是时大少爷，放他去罢。里面可失落东西不曾？”云锦又忙至客厅一查，说不差物件。轿夫才一松手，向时大少爷屁股后踢了一脚，说：“滚你的蛋罢。”时大少爷一溜烟去得无影无踪。

这时大少爷，说也可怜。原籍湖南人。祖父在四川做过一任知府，凑积了几个钱，便代儿子捐了个知县，分发江苏，在扬州当了几年保甲差使。为人倒也不曾作过什么大孽，不过喜欢闹点阔脾气。生平爱吃个鸡鸭嗓子，据他说很有点松子香，每天宰鸡鸭，单取那嗓子炒一碗，便就要费二三十只鸡鸭。至于衣裳，十分讲究。绫罗绸缎尽管选那上等时式的，固不用说了，他每逢看见出了一种新花样，便命二爷去买。买得不合式，便揪着二爷打一顿，打过便把买的衣料赏他。买来给成衣做，做得不合式，甚至把成衣打几十板子，打过也把做的料赏他，又重做。以后人知道他的性子，倒乐于挨几下打，反落一身衣料。衣裳穿过一次，便不高兴再穿。弄得卸事之后，居然两袖清风，时运又不济，遂流落扬州。不几年，一病呜呼死了。

时大少爷是个纨绔公子，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小时又不肯读书，父母相继故后，薄薄宦囊，眼见得典尽卖绝。初时尚有父亲的朋友，略为资助。但是官场是势尽则交绝，后来也就无人理会他了。事隔多年，时大少爷已成了乞丐，日间沿门托钵，夜里便睡在土地祠内。有一天，夜色朦胧，时大少爷忽然要大解。街上已绝人迹，他便蹲在墙脚下徜徉。远远听见查街保甲委员喝道而来，时大少爷怕人看见，站起身，一步一步躲在一家铺门下。偏生这位委员眼快，问是什么人。旁边便走过几个虎役，把他拖在轿前。时大少爷吓得只管抖，一句话回不出来。委员问着他，他也只管答应“是是是”；委员骂着他，他也只管答应“是是是”。据他的意思，是因为官场里的仪节应该如此，到了这步田地，还想要同委员闹个官样文章。谁知那委员勃然大怒，喝叫：“打！”从役便扯下时大少爷，打

了十几下板子。时大少爷疼不过，哭求道：“请老爷看我父亲面上饶我罢。”委员先前还不理他。他又嚷说：“我家父亲当日也常在街上打人，今日不料儿子也被人打了。”委员心中一动，便命不打，扯过来问他究竟是谁？他才将父亲官衔、名字说出来。委员才知道是时某人的儿子，心中反不好意思，命带回局内。次日，便派他一个职事：看守街巷口的栅栏子。

后来这位老爷去后，又换了委员，那时大少爷又不会钻谋，居然一个看守栅栏子的差使会被人夺去了。嗣后，便做些鼠窃狗偷的勾当。所以扬州城中，无一人不晓得有个时大少爷做贼。今日傍晚撬开云锦家的门，便躲在客厅里，本意等人静之后下手。不料偏遇见秦氏回家一嚷，他吓慌了，自己把头发散开，蒙在脸上，望外一蹿。秦氏一闪过去，他便从秦氏身旁跑了。

秦氏静了一会，心里犹突突地跳。云锦打发轿夫去后，秦家女仆也走了。夫妇这才将门关好，点着灯照了又照。秦氏心里想：“幸亏依着老太的话回来。”但是夫妇今日不无小受些惊恐。至于枕席上曾否遵依着老太的意思，却是做书的不得而知了。

不到几日，黄大妈已进城，又带了些花生、山芋以及家里自酿的酒来。看看岁暮，日短夜长，秦氏遂命黄大妈将三姑娘接来盘桓盘桓。因为三姑娘略识几字，秦氏买了些小说书，如什么《天雨花》呀，《再生缘》呀，灯下无事，三姑娘便唱给秦氏听。黄大妈也坐在一旁。一时听到那公子避难的时候，便你也淌眼，我也抹泪。

有一晚，恰好说到夫妇团圆，三姑娘便有点瞌睡不说了。黄大妈代他们铺了衾枕，姊妹二人两头坐着。黄大妈笑问道：“说起团圆来，三姑娘可有喜期不曾？”秦氏道：“明年七月初七。”因回头问三姑娘道：“你的鞋花可绣出多少了？”三姑娘先听见黄大妈问喜期，他便扯了被角，将脸蒙得紧紧的。此时见姐姐问他的鞋子，他才笑着摇摇头。秦氏又长叹道：“做了女人，真不值得，自家好好的姊妹，一到大来，便各走各的路。还记得我那年出嫁，三姑娘才九岁，见我坐上花轿走了，还疑惑我是偶尔出门走走，便扯着娘的衣服，问姐姐几时回家。偏生我嫁的时候，三天回门不利，等到九天才回门。他一看见我，好生欢喜，说我为甚不带他一齐出门去？我虽然拿话哄着他，晚上我可又要走了，三姑娘拖着我死不肯放。其时我的心里好难过。正难分解，后来母亲假装要打他，硬拖硬扯，才让我上轿。我在轿子里真个不由得痛哭起来，比出嫁那一天还伤心。转眼之间，他也要出嫁了。一出了嫁，有了儿女，就还像今日这样长远在一起聚聚，都不容易了。我不知道那些男人家，修得做了个弟兄，这可该白头到老，好好地在一处了；偏又你生姜，我皂荚，鸡争鹅斗，必定要闹到分家而后已。这又是安着什么心呢？”说着也就淌下泪来。三姑娘听得姐姐这般说，也就呜呜咽咽。黄大